

台湾欧阳剑作品集



死亡穀

上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臺灣·歐陽劍

死亡谷

上冊

內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 新登字182号

责任编辑 李益群

封面设计 吴明

死亡谷

台湾·欧阳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20号)

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 × 1168 1/32 印张 24 字数: 473千字

1999年12月第1版 1999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000

ISBN 7-204-04321-9/I. 941

(全三册) 定价: 45.60元

内 容 提 要

西岳华山的崎岖山道上，一位秀拔英挺，有如玉树临风的年轻人在疾走狂奔，当他来到梅林当中的一块空地上时，突然惊呆了：昔日武林人所共知的梅园，变成瓦砾一片，见不到一个活人！这位青年人名叫向云奇，是武林新秀，他此行是专来向梅园主人梅三春的女弟子唐慧慧求亲的，遇到的却是血流山庄，心上人去向不明，顿时心如刀搅！梅园是何人洗劫？梅园的主人和唐慧慧到底是死是活，使这位年轻人百思不解，决定查个水落石出……

于是，一场场惊心动魄的故事便发生了。向云奇只身寻魔，路遇红男绿女，打探到偷袭梅园的是被江湖称作人间地狱的神秘谷怪帮所为。此谷在终南山的奇峰峻岭中，机关无数，暗道条条，若想进去，比登天还难。向云奇联合天下武林豪杰，识破伪装的善人，躲过奇袭的暗箭，智斗施计美女，勇施盖世的武功，终将残害武林九大门派的死亡谷总护法的三位谷主围堵擒拿。然而，谁能料到，向云奇昔日所敬的，所爱的人到头来却变成了仇敌。

……死亡谷，神秘人，留给读者无穷尽的神秘遐思。

第一章

西岳华山。

乃是一座最具风格的名山。

华山的特点，在其伟大雄奇，全山皆系石质奇峰，于突兀苍劲之中，蔚然有秀气。

古人赞曰：“华山一石铸一峰，千峰铸万石。”

所谓北方大山乔狱，有苍石浑噩之气，到华山看三大峰，三十余小峰，无不峭壁悬壑，如擎天柱。

不至此，难于体会：“穷高极远，磅礴无际。”的襟怀。

此时——夕阳西斜，残照一抹。

雁行横空，芦花翻白。

一条蓝衣劲装人影，正奔驰在华山脚下蔓草丛生的崎岖小径上。

蓝衫人轻功卓绝，健步如飞，直到放缓脚步后，才看清他是个秀拔贡挺，有如玉树临风的年轻人。

年轻人又前行了盏茶工夫，路旁不远处，出现一片梅林。

这片梅林范围颇广，几乎是一望无际。

一条白石砌成的通道，直达梅林深处。

当这名蓝衣年轻人踏不白石通道不久，便已经觉出情形不对。

往日，他曾来过这里多次，每次所见，这条白石通道，都打扫过，但现在却落英片片，显然已很久不曾有人。

他的一颗心开始往下沉。

很快便来到梅林中央的空地。

眼前的景象，使他完全呆住了。

以前，这里是一幢建筑得古色古香而又雄伟巍峨前后数进的青石瓦屋，现在，竟然变成一片瓦砾场。

这是怎么回事？

这里原是武林人所共知的“梅园”。

梅园主人梅三春更是鼎鼎大名的当今武林之三凤之一，不论黑白两道，提起一代女侠梅三春，莫不敬仰有加，而现在，这幢建筑宏伟的梅园，却已遭到剧变。

原来这名蓝衣年轻人是专程来梅园求亲的。

他和梅园主人梅三春的女弟子唐慧慧早有一段山盟海誓的情缘，而且已得到梅三春的默允，求亲只是形式而已。

面对着眼前的景象，蓝衣年轻人的脑海中由爆炸的形态进入昏乱。

他满怀着兴奋之情不远千里而来，想不到梅园竟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面对这番惨象，何处去寻答案？

由当前的情形看来，住在梅园的几址名男男女女，恐怕已全部凶多吉少。

蓝衫年轻人木立当地，山风吹得他的衣袂猎猎作响。

他刚从一个噩梦中惊醒，又进入另一个噩梦中，与唐慧慧同圆好梦的希望等于已完全破灭。

死亡谷

现在，他心里只环绕着一个问题，谁有这么大的能耐，毁得了梅园？

以梅园主人梅三春在当今武林的威望，实在不可能有人和梅园作对。

但是事实说明了一切，梅园却真的被毁了，毁得已片瓦无存。



此刻，蓝衫年轻人最大的一件心愿，便是查明梅园被毁的真相，同时也要为唐慧慧报仇。

他很快便想起住在距梅园数里外的一对周姓老夫妇。

当他第一次来梅园时，因天色已晚，不便夜晚冒昧造访，曾在周姓老夫妇家里借宿一晚，距离不算太远，梅园被毁之事，周姓老夫妇应该略知一二。

于是，蓝衫年轻人立即向周姓老夫妇所住的茅舍赶去。

不久，周姓老夫妇的住处已经在望。

但蓝衫年轻人却又感到气氛有些不对。

此刻是黄错时分，茅舍里不见灯火，不见炊烟，也不见有人走动，周姓夫妇有儿有女，还有儿媳妇，一家好几口人，茅舍不该静成这样子才对。

难道这里也发生了变故？

蓝衫年轻人的心霎时收紧了，他想：莫非周姓老夫妇也因梅园被毁受到牵连？

他加速脚步前进。

到了。

只见堂屋的木板门被山风吹得开开合合，不住发出“格吱格吱”的声音。

院子里长满了野草，连门槛边都堆满了落叶，看来，这幢茅屋里已无人居住。

他推开堂屋的门，里面漆黑一片，借着由外穿入的光线，他看清里的布置还是老样子，两边时锅台，另外摆着一张饭桌和几条大凳。

他已用不着再进内察看，转过身去，又一次的呆立现场。

就在这时，一个苗条的身影，由远而近，很快便来到天井，是一名少女。

少女在蓝衫年轻人身前八尺处站住，然后倒身盈盈跪拜下去。

蓝衫年轻人太惊讶疑，这少女何以竟对着自己下拜？莫非他拜的是原住在这堂屋里的人。

他侧移两步，忍不住开口问道：“姑娘这是做什么？”

那少女悲悲切切的道：

“小女子求少侠仗义相助。”

蓝衫年轻人轻啊了一声，道：“在下与姑娘素昧平生，姑娘知道在下是谁吗？”

那少女从容的道：

“双槐堡的三公子向云奇，小女子说得不错吧？”

蓝衫年轻人更显吃惊：“姑娘是怎么认识在下的？”

那少女道：“最近两年来，武林道上崛起一位武功卓绝的少年英雄向云奇，谁不知道，向少侠虽然没见过小女子，小女子却见过向少侠。”

向云奇既被对方识破身分，当然也不想隐瞒，缄默了半晌道：“请问姑娘芳名？”

“韩青凤”

“姑娘也常在武林行走？”

“是的，但虽然如此，行走的地方却不多，尤其是最近这半年来，一直没离开过华山和终南山。”

“姑娘刚才说是求我仗义相助，武林中高人甚多，姑娘为什么却单单找上了我？”

“是受高人指点。”

向云奇只感对方这话说得实在太玄。

哦了声道：“高人指点？但不知哪一位高人？”

“那位高人是位隐者，不愿别人知道他的来历，他指示小女子此时此刻来到此地，必可遇到少侠，如果诚意相求，少侠不会拒绝。”

对方这话，竟是越说越离奇。

向云奇略一思忖，道：“姑娘如果不能把话说明，在下就只有拒绝了。”

韩青凤双颊忽然淌下了眼泪，道：“小女子身负奇仇，除了少侠，别人无能为力。”

“什么奇仇？”

“小女子五岁时家破人亡，距现在正好是十五年，半年前

才知道家父尚在人间，但却陷在人间地狱里。”

“什么人间地狱？”

“神秘谷！”

向云奇心头“咚”的一震，神秘谷这名称他曾听江湖人谈起过，但因语焉不详，听听就过去了。

现丰这姓韩的少女再次提起，想来江湖上必定真有这么一个秘密所在了。

于是，他望着韩青凤道：“姑娘请起来说话。”

韩表凤依然粉颈低垂：

“少侠不答应，小女子就永远跪着。”

向云奇大感为难的轻咳了声道：“在下没理由答应管姑娘这无头公案。”

韩青凤抬起泪水盈眶的双眸：“公子不愿相助？”

“并非不愿，只是事出离奇。”

“如果小女子再说明一点，少侠便不会觉得离奇。”

“姑娘请讲！”

“少侠先前曾在梅园那片瓦砾前伫立很久，神情哀戚，显然对梅园的被毁十分关切……”

向云奇顿时两眼射出亮光。

他正一筹莫展，如今听对方的语气，莫非对方所要求的事与梅园被毁有关？

“姑娘请继续说下去。”

“小女子现在要告诉少侠，那炸毁梅园的，很可能便是神秘谷的人。”

“何以见得？”

“据那位高人说，神秘谷的人善用火药，一般江湖帮派办不到。”

“梅园是被火药炸毁的？”

“不错，数日前现场还飘散着烟硝硫磺味。”

“梅园被毁才仅是几天前的事？”

“应该是的。”

“可有目击者？”

“小女子不清楚。”

“那位高人可曾提到对方炸毁梅园的居心何在？”

韩青凤摇了摇头：“这倒没有。”

向云奇暗自咬咬牙：“你起来吧！”

“少侠答应相助小女子救父了？”

“只能说是暂时答应。”

“多谢少侠。”

韩青凤喜出望外的站起身来。

这一起来，便显出好亭亭玉立，姿色绰约不凡。

四目相对，默然片刻，向云奇问道：“姑娘必定知道神秘谷在什么地主的了？”

韩青凤蹙了蹙眉道：“小女子并不清楚。”

“不清楚。”

“江湖中恐怕没几人清楚，据那位高人说，可能在终南山的山区里，但详细地点，必须慢慢设法探查。”

“那么姑娘怎知令尊被困在神秘谷？”

“是一位逃出神秘谷的前辈透”

“这位前辈是谁？”

“早年被一夜除名的红旗帮帮主。”

“人呢？”

“被对方跟踪追杀身亡。”

“他怎会提到令尊？”

“因为同难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家父是其中之一。”

“令尊是谁？”

“江湖上人称赛华佗韩可风。”

向云奇心头一震，赛华佗韩可风在江湖上是人尽皆知的人物，医道之高超，与赛扁鹊杨子修齐名。

难怪最近这十几年来，在江湖上已失去他的踪影，原来是做了神秘谷的阶下囚。

他略一沉吟道：“韩姑娘，我们目前该如何行动？”

“尽力查访神秘谷在终南山的某外。”

向云奇默然，就算神秘谷真在终南山，但终南山绵亘千里，尽力查访说来好听，在毫无线索可寻的情况下，莫异于大海捞针。

如果神秘谷的人不再有什么行动，又从何查起？

但他既已答应对方，却又不能不尽力而为。

更何况若梅园被毁真与神秘谷有关，为了替唐慧慧报仇，这笔血债他也非讨不可。

想到唐慧慧，向云奇的心便有如刀扎般的感受，两人已有夫妻之实，只差没正式拜堂了。

仰望夜空，他有一种漂浮怒海的感觉。

只听韩青凤幽幽地说道：“向少侠，请允许我追随在你身边。”

“这……”

韩青凤的语调非常诚恳：“小女子五岁时便做了孤女，流浪江湖多年，还有些浪朋浪友可以提供帮助，同时小女子也略懂些江湖门槛，跟随在公子身边，多少能尽些心力。”

向云奇显得有些犹豫：“男女同行，不嫌惹人注目么？”

“小女子可以改装。”

“姑娘懂得易容术？”

“虽然不精，勉强还可以应付。”

在这极短的时间里，向去奇作了正反两方面的考虑。

反的方面，自己和对方初逢乍识，而且对方又来路不明，两人同行，自己很可能是带了一条毒蛇在身边，随时有被吞噬的危险。

她所说的话，难保不是胡编的。

而所谓高人指点，说不定也是一种假托。

正的方面她能道出自己的来路，指出仇家，又似乎不是假话，而她若真的能熟悉江湖门槛，彼此相互照顾，的确在行动上将会方便很多。

不管如何，他得小心提防，注意观察。

如果对方是仇家的人，目的在消除与梅园有关的势力，只要发现破绽，未尝不可将计就计加以利用。

想到这里，向云奇已不再犹豫，微一颌首。

“向少侠是真的答应了？”

韩青凤像是不大放心，再一次的把话扣牢。

向云奇再次颌首。

韩青凤娇靥的脸上泛出笑容，笑得很甜。

她这迷人的笑容，使向云奇想起了娇美的李瑶红。

李瑶红曾是他近两年来的在江湖上行走的亲密女伴。

但在她知道他和唐慧慧的关系之后，便自动慧剑斩情丝，毅然和他分手，这件事在向云奇来说，想起来不无怅然若失之感。

“向少侠，以后我们在一道的时间可能很长，人前耳目众多的时候，总要定个称呼才好？”

向云奇顺口道：“姑娘认为定个什么称呼较好？”

韩青凤道：“我们扮的是主仆，听说你在府上是排行第三，我就叫你三少爷，你叫我小韩，好不好？”

“那太委屈姑娘了。”

“我们是要办大事的，说的什么委屈不委屈。”

“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决定吧！”

“明天我就改扮男装，做你的跟班，现在就离开这儿吧！”



日暖风和。

向云奇和韩青凤已来到终南山下。

韩青凤早已改成男装，脸上也稍稍易了容，成了个令人

侧目的俊仆。

向云奇是书生打扮，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

这一主一仆走在一起，有如绿叶红花，相得益彰。

一座供人歇脚的草亭，呈出在路边。

向云奇停下步来说：“小韩，我们歇会儿吧！”

韩青凤笑了笑，道：“我正要向你提出这样要求。”

两人进了亭子。

韩青凤尚未落座就道：“三少父，我到林子里去一下。”

“做什么？”

韩青凤脸一红，不好意思笑了一笑。

向云奇立即醒悟过来，她一定是内急，要到林子里方便。

“哦，去吧！”

韩青凤快步走进亭子后方的一片树林。

向云奇望着她的背影，脑际立刻浮现出两个女人的身影。

这两个女人，一个是唐慧慧，一个是李瑶红。两个人都跟他有密切的关系，但此刻却已天涯茫茫，遥隔千里之外。

他情不自禁喟然一声长叹。

李瑶红的身影逐渐淡去，只剩下唐慧慧。

向云奇的心开始动荡，她是否还在人世？就这样天人永隔了么？

往事历历，一幕幕映上心头。

他情不自禁自言自语道：

“谁毁了梅园？谁杀了慧慧？……”

蓦地，树林是传来韩青凤的惊叫声。

向云奇心弦一颤，毫不犹豫的飞身穿进树林。

只见韩青凤满面惊怖之色，呆立在一丛矮树边。

向云奇逼近一看，也不由“啊”了声。

树叶后面横陈着两具尸体，是两名行商打扮的中年汉子。

死状很惨，是被利刃割断了喉管，皮肉收缩，血迹已经凝固，判断被杀已在一个时辰以上。

向云奇脱口道：“可看出被杀的是什么人？”

韩青凤目注双尸：“像是两名生意人。”

“那应该是谋财？”

“也许是。”

韩青凤刚说完话，突然眸光一闪叫道：“看！死者的颈子上……”

向云奇定睛看去，死者的颈上赫然套着一圈红绳。

他急急地探手拉出红绳，才又发现绳子头上吊着一块小竹牌。

这证明死者必是江湖人物，并非买卖行商。

他哦了一声道：“这竹牌必是什么帮派的信符。”

再看另一具尸体，颈子上同样也是红绳吊着一面竹牌。

只听韩青凤激动的叫道：“三少爷，事情有眉目了。”

“什么眉目？”

韩青凤立即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交到向云奇手上道：

“你看这是什么？”

向云奇一看，也是一面竹牌，和两具尸体颈子上吊的完全一样。

“在梅园瓦砾堆外捡到的。我们可以从竹牌追出对方的身分来历，死者和炸毁梅园的必定是一伙。”

“可惜对方已不会开口。”

“不妨另外想办法证实。”

“下手者杀人的目的何在呢？”

“也许是对方的敌人所为，也许是他们自己人灭口。”

“灭口不太可能。”

“那就是与对方敌对者下的手。”

忽听不远处传来轻微的穿枝拂叶之声。

向云奇退后两步，目光直射向声音传来的方向。

韩青凤也已觉察，目注同一方向。

不久，来人出现。

向云奇和韩青凤各息心头一紧，四只眼全直了。

现身的是个枯瘦的灰发老人，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一袭长衫像是套在枯枝上，脸上尽是皱纹，活似风干的橘子皮。

深陷的眸子里，没半点神采，肩头上搭了个大麻袋，一副死了三天没埋的样子，手里倒拖着一柄铁铲。

这老人似乎无视于向云奇和韩青凤的存在，迳自走到两具尸体前。

只见他干瘪的嘴唇抽搐了几下，再抖抖肩头，把麻袋滑落地，喘了口大气，慢慢蹲下身子，然后将铁铲放在脚下再伸手摸摸尸体，又点点头，坐了下去。

接着，他慢吞吞的从怀里取出一把牛耳尖刀，从刀身闪射出的青芒看来，这刀子相当锋利。